

李
国
文
千
字
文

李国文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国文千字文

李国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文千字文 / 李国文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026-7

I. 李…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799 号

插图: 方 成

责任编辑: 杨 渡

责任校对: 常 虹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李 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06 千字 开本 710 × 1010 毫米 1/16 印张 26.25 插页 3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8026-7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李刚文

目 录

寡人之囿	1
女子男饰	4
烛邹亡鸟	6
欹 器	8
上山采蘼芜	10
晏子的寓言	13
宰 予	15
帝王好写诗	18
文人的端阳	21
鸡蛋比石头硬	24
秦火与汉火	26
首 级	30
行百里者半九十	32
蔡邕之死	35
独夫董卓	38
本色曹操	40
三国的人口	42
名片的来历	43

关云长骄矜	45
诸葛亮的悲剧	47
既生瑜,何生亮	49
罗贯中的曲笔	51
美人计	54
公款喝酒考	56
分合启示录	58
司马称好	60
隐赋佳话	64
华亭鹤唳	66
廉颇的老骥情结	70
江郎才尽	74
重读《千字文》	78
晚霞之美	82
马屁惹祸	84
名 士	88
宁馨儿	90
牙防组	93
麦道夫	96
猪流感	98
铜匱何物	101
尉迟恭的明白	103
说谎和信谎	106
胡椒八百石	109

陆贽拒贿	111
唐代的宦祸	114
名父之子	117
舅舅杀外甥	119
止其当止	121
千古黄鹤	124
李白与汪伦	126
高轩过	129
白居易饮酒	131
白居易的粉丝	134
白公说俸禄	137
重读《陋室铭》	139
唐宋之别	141
文人风骨	143
娄师德的低调	146
人君寿	149
两个神宗	153
君子和小人	156
赵佶与高俅	159
交椅情结	162
知不足	165
明月几时有	167
文章之外	170
大浪淘沙	172
作家的自信	175

茶与水与火	179
脱却破裤	182
苏东坡的口福	184
“东坡肉”考	186
东坡与佛印	190
“鹅不知耶?”	192
“正是河豚欲上时”	195
最有天才的女子	198
“春风又绿江南岸”	201
“爆竹声中一岁除”	204
红杏出墙	207
陆游批《花间集》	209
斯芬克斯之谜	212
 赵孟頫之悔	 214
朱元璋的心结	217
朱元璋删《孟》	221
不准不做官	224
拜把子考	227
“太阳一出冰山落”	230
上善若水	233
京城火神庙	236
袁中道游高梁桥	239
《金瓶梅》及其他	241
 太后下嫁之谜	 244

顺治叫崇祯为大哥	247
康熙讲崇祯的笑话	250
康熙的嘴脸	252
雍正的嘴脸	255
乾隆的嘴脸	258
乾隆摆宴	262
诗冠军乾隆	264
和珅贪了多少?	267
“戒之在得”	270
纳兰的早逝	274
话说钱谦益	277
沈德潜捉刀	280
王安石改诗	282
龚自珍及其子	284
胡适拜谒逊帝	286
京城三末帝	288
背 诵	292
洋 货	294
筛 酒	296
磕 头	299
暗 访	302
面 子	304
宽 容	308
狗 德	310
说 十	313

说 嘴	315
说 粥	317
说 蟹	320
说 墙	323
说 吃	326
说 量	328
说 阔	331
说 伧	333
无名指的哲学	335
人生的阳光	338
鲁迅与副刊	340
不灭的火光	342
小事不小	344
千手观音	346
博士买驴	348
沃土不材	351
外来语	353
无心之善	355
爬和站	357
求其真	359
年年过年	361
你还有几颗牙齿	364
加法和减法	366
舌头的功能	368

文学与豆腐	371
文学的“粥化”	373
二锅头颂	375
吃出水平来	377
饮茶粤海	379
火锅季节	382
前朝的腊八粥	384
儿童不宜	386
人之老	389
多与少	391
清明时节	394
四合院的话题(一)	397
四合院的话题(二)	400
何谓“丫的”？	403
慎信名言	406
学而问之	408

寡人之囿

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平民百姓的价值超过了帝王君主。鼓吹这种“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在封建时代里，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他没想到，相隔数千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很看不惯他不把皇帝当回事的语句，耿耿于怀。下令全国，把《孟子》这本书取缔，另出了一本《孟子节文》。把其中一些对皇帝不敬的章句都删掉。这种简直是笑谈的删节本，早绝迹了，如今只有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还有收藏。

有一次，孟子到齐国去，和齐宣王有这样一段对话——

齐宣王说道：周文王的豢养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应该说不小了，老百姓却还以为小。而他齐宣王的园子，只有四十里见方那么大小，比周文王的园子差得很多，可老百姓却还嫌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觉得奇怪，向这位来访者请教。

孟子的回答，真是精彩极了：周文王的园子，七十里见方，但割饲料和打柴草的人，可以到里边去，打野鸡的，猎兔子的人，也可以到里边去；文王和老百姓一同享有园子的利益。那么，老百姓认为这个园子小了，岂不是很正常吗？我一开始踏上贵国的边境，就先打听有些什么重大的禁令，然后方敢入境。我听说在首都的郊外，有一个属于陛下的园子，谁要是射杀了里面的麋鹿，就等于犯了杀人罪。这不是就在国土上，挖了一个坑，等人掉进去吗？而且这是一个四十里见方的陷阱，那该怎样坑害老百姓呀？所以，老百姓嫌它大，难道不应该吗？

在《孟子》这部伟大著作中，原文是这样的：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刳茅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我想，听了这番话的齐宣王，那张脸肯定像蔫茄子一样的难看。

看起来，我们今天称之为“特权”的行为，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的。上至国君，下至里正，都有可能给自己搞一块自留地的。哪怕他没有四十里见方或四里见方的园子，可在他手里握着的巴掌大的关防，豆腐干大的公章，只有一个厘米或几个厘米见方，那也可能成为老百姓的陷阱。权力这东西，像酒，好喝，上瘾，很能让那些当公仆的人，晕晕乎乎产生出一种老爷的感觉。于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于是，倚仗官位，作威作福；于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于是，飞扬跋扈，大搞特权。像齐宣王那样，圈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园子，独自享受，以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其实，这些把自己和老百姓区分开来的统治者，实际上也就把自己放在老百姓的对立面上，很有可能像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老百姓自然也就不买你的账。

如果治理国家的人，管理一方的人，负责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人，能够像周文王一样，贯彻“与民同之”的方针，有权也不特殊，有权也不摆谱，如孟子所说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意思就是说，与老百姓的心情相通，意气相投，快乐在一起，忧患也在一起的话，那么，用通俗的话说，如果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心的事情，是不会有也不会发生的。

遗憾的是，搞特殊化的官员，一直不绝如缕，不到双规，不到下台，不到坐在被告席里，是不会醒悟那四十里见方的“寡人之囿”，其实倒是葬送自己的陷阱。因为从古至今，老百姓对于“特权”的态度，从来是反感、厌恶和不能容忍的。

所以，古代的这位亚圣孟轲，才反复倡导“与民同之”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女子男饰

好热闹，是中国人的特性，好随大流赶热闹，更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人的特性。大清王朝年间，菜市口秋决，万人空巷赶到宣武门外爬树上房，看刽子手行刑；民国年间，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洋鼓洋号军乐队，笙箫管笛唢呐吹，满城的老百姓都走出家门，目送新娘子的花轿，抬进紫禁城。大概京城人好这一口，记得早些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几件事让大家足那么一折腾，一是红茶菌，一是鹤翔桩，一是打公鸡血，一是特异功能，真是好不热闹。那时候，为泡红茶菌，大口瓶脱销，为练鹤翔桩，竟走火入魔，为打公鸡血，处处闻鸡叫，至于特异功能，更是神乎其神，什么耳朵认字，隔墙取物，什么天眼开通，透视脏腑，什么带功讲座，现场治病，什么疑难杂症，不药而愈。添油加醋，道说传说，满城轰动，趋之若鹜。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若是庸俗的风气；浮躁的风气；低级趣味的风气；甚至是哗众取宠，无知泛滥的风气，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有人鼓噪，后边就会有人起哄架秧，有人推波助澜。于是，成为潮流，便是不胫而走的消极现象；成为时尚，便是祸祟社会的歪风邪气。

在《晏子春秋》里，有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楚灵王，喜好腰身很细的臣下，他认为这是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于是，楚灵王的宫廷里，做大臣的都十分讲究减肥，不敢发福，不敢多吃一口饭，怕腰围大了失去君王的宠幸，一天到晚，屏住气把腰带往死里勒，结果，腰束得太细，使不上劲，只好扶墙，才能站立起来。在这样一个束腰风气下，一年以后，整个朝廷的官员都折腾得没有人

样。有一句成语，“楚王好细腰，国人皆饿死”，就说的是这回事了。

在齐国，也有类似的事例，齐灵公提倡后宫里的后妃们，穿男装，戴男帽，着男靴，佩戴男人的弓箭和饰物，也就是女扮男装。这种易服癖，按弗洛伊德学说，又叫做“哀鸿现象”。风气一开以后，齐国上下，无不仿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女服男衣的潮流，以此为荣。像打鸡血那阵，好多人都抱着公鸡上医院注射似的热闹。后来有个相声，说是当时的公鸡吓得都不敢打鸣，生怕捉去抽它的血。灵公很不高兴老百姓学宫廷里的样子，下令各级官吏严禁，凡是在街道上，市集中，乡里之间，发现有女人敢穿男人服装者，就把她的衣褂扯碎，绦带剪断。结果，一眼望去，齐国上下，到处都是衣衫被剪切得零碎的女人，随风飞舞，飘飘欲仙，成为一道想不到的奇特风景线。

这位齐国的国君气坏了，便问晏子：“寡人下了这样的命令，为什么老百姓敢于违抗，屡禁不止呢？”

晏子说：“大王呀！你在宫廷里提倡，而在宫廷外禁止，就等于是挂了一个牛头在大门口，卖的却是马肉一样。你要想让全国的妇女，不穿男服，只要宫廷内先就不穿，谁穿就罚谁的话，老百姓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的吗！”

灵公说：“好吧，那就试试。”果然，没出一个月，国内再看不到一个穿男装的女人。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的原文，是这样的：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晏子见，公问曰：“寡人使禁女子而男子饰，裂断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对曰：“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逾月，而国莫之服。

看来，正如常言所道，问题出在下面，根源却是在上面。民谚有云，“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烛邹亡鸟

在《晏子春秋·外篇·重而异者》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召吏欲杀之，晏子曰：“烛邹罪有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

晏子，“莱之夷维人也”。一般来讲，齐鲁人氏，体格魁梧，世称山东大汉。试看梁山泊的英雄，大半皆山东生人，个个都是高高大大的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看上去都觉得豪爽痛快。但这位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晏平仲，却千真万确是矮个子。《史记》说，甚至给他驾车的车夫都比他神气，害得车夫的老婆要闹离婚，因为觉得丢脸。说一个堂堂八尺男儿，给身不满六尺的人开车，有什么好神气的。“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晏婴的个子虽然不高，但“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以其内政上的贤明辅佐，治国有方而著称于世，以其外交上的能言善辩，折服诸侯而称雄一时，后人尊他为一代名相。司马迁评价这位政治家时说：“其在朝，君语及之，则危言；语不及之，则危行。”这就是说，君主问他什么事情的时候，极其谨慎地回答。不问他的时候，则小心去做事。司马迁非常赞扬他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精神，因为太仰慕的缘故，司马迁甚至乐意去接替那个车夫的差使，为他挥鞭驭车。“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个子矮的人，也有因其“矮”而带来的优势，他的大脑与心脏的距离，要比丈八大汉，缩短若干厘米，靠近若干厘米，因此，主动脉供血充足，脑细胞要比身高者来得活跃，聪明，由于新鲜血液的携氧量高，大脑思维的运动加速过程，也就显得灵敏，快捷。所以他出使列国，谈判签约，不卑不亢，应对有方，机智